



中国圣贤喜言尧舜，而所说多玄妙，还不如大禹，较有具体的事实。《孟子》曾述禹治水之法，又《论语》云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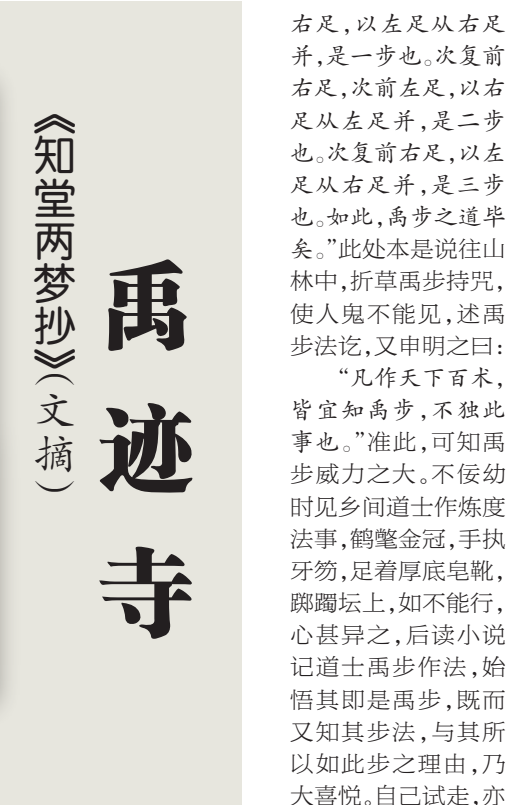
“子曰，吾吾无间然矣，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，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。”这简单的几句话很能写出一个大政治家，儒而近墨的伟大人物。《庄子》说得很好：

“昔者禹之堙洪水……亲自操耜而九涂天下之川，股无胈，胫无毛，沐甚雨，栉疾风，置万国。禹大圣也，而形劳天下如此。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，以屨为服，日夜不休，以自苦为极，曰，不能如此，非禹道也，不足为墨。”盖儒而消极则入于杨，即道家者流，积极便成为法家，实乃墨之徒，只是宗教气较少，遂不见什么佛菩萨行耳。《尸子》云：

“古者龙门未辟，吕梁未凿，禹于是疏河决江，十年不窺其家，生偏枯之病，步不过过，人曰禹步。”焦里堂著《易余籥录》卷十一云：

“禹病偏枯，足不相过，而巫者效之为禹步。孔子有坤之丧，尚右，二三子亦共而尚右。郭林宗中偶折角，时人效之为垫角巾。不善述者如此。”说到这里，大禹乃与方士发生了关系。本来方士非出于道家，只是长生一念专是为己，与杨子不无一脉相通，但是这里学步法于隔教，似乎有点可笑，实在亦不尽然，盖禹所为之佛菩萨行显然有些宗教气味，而方士又是酷爱神通，其来强颜附和正复不足怪耳。案屠伟真著《鸿苞》卷三十三《钩玄》篇中有禹步法，颇疑其别有所本，寒斋无他道书，偶检葛稚川《抱朴子》，果于卷十七《登涉》篇中得之。其文云：

“禹步法，正立，右足在前，左足在后，次复前



为喜，以不佞本无求仙之志，即使学习纯熟，亦别无用处也。

《尸子》云禹生偏枯之病，案偏枯当是半身不遂，或是痿痹，但看走法则似不然，大抵还是足疾吧。吾乡农民因常在水田里工作，多有足疾，最普通的叫做流火，发时小腿肿痛，有时出血流脓始愈，又一种名大脚风，脚背以至小腿均肿，但似不化脓，虽时或轻减，终不能全愈，患这种病的人，行走蹒跚，颇有禹步之疑，或者禹之胫无毛亦正是此类乎。会稽与禹本是很有关系的地方。会稽山以禹得名，至今有大禹陵，守陵者仍似姓，聚族而居，村即名为庙下。禹之苗裔尚存在越中，那么其步法之存留更无可疑了。凡在春天往登会稽山高峰即香炉峰，往祭会稽山神即南镇的人，无不在庙下登岸，顺便一游禹庙，其特地前去者更不必说，大抵就庙前村店里小酌，好酒，好便菜，烧土步鱼更好，虽然价钱自然不免颇贵。做酒饭供客，这是似姓的权利与义务，别人所不能染指的。但是我们怎能说贵呢。且不谈游春时节，应时食物例不应廉，只试问这设食者是谁呀？大禹的子孙，现在固然只是村农，我们岂能不敬。别的圣贤的子孙或者可以不必一定敬，禹是例外，有些圣子贤孙也做些坏事，历史上姓似的坏人似不曾有过。古圣先王中我只佩服一个大禹，其次是越大夫范蠡。这一说好像是有乡曲之见，说天下英雄都出在我们村里。其实这全是偶然。史称禹生于石纽，范蠡又是楚人，所以在志书里他们原只是两位贤离而已。

小时候到过一处，觉得很有意思，地名叫作平水。据说大禹治水，至此而水平，故名，这也是与禹极有关系的。元微之撰《长庆集序》云：

“尝出游平水市中，见村校诸童竞习诗，召问之，曰，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也。”这又是平水的一个典故，不过我所知道的平水只是山水好，出产竹木笋干茶叶，一个有趣的山乡，元白诗恐怕连村校的先生们也不大会念了。另外有一处地方，我觉得更亲近不能忘记的，乃是与禹若有关系若无关系的禹迹寺。据《嘉泰会稽志》卷七寺院门云：

“大中禹迹寺，在府东南四里二百二十六步。晋义熙十二年骠骑郭将军舍宅置寺，名觉嗣。唐会昌五年例废，大中五年复兴此寺，诏赐名大中禹迹。”这寺有何禹迹，书上未曾说明，但又似并非全无因缘，事隔九百余年，至清乾隆乙酉，清凉道人到寺里去，留有记录，《听雨轩余纪》中陆放翁诗迹一条下云：

“予昔客绍兴，曾至禹迹寺访之。寺在东郭门内半里许，内祀大禹神像，仅尺余耳。寺之东有桥，俗名罗汉桥，桥额横勒春波二字。”吾家老屋在覆盆桥，距寺才一箭之遥，有时天旱河浅，常须至桥头下船，船户汤小毛即住在罗汉桥北岸，所以那一带都是熟悉的地方，只可惜寺已废，但余古禹迹寺一额，尺余的大画像竟不得见，至今想到还觉怅怅。禹陵大庙中有神像，高二三丈，可谓伟观，殿中闻吱吱之声，皆是蝙蝠，有许多还巢于像之两耳中，但是方面大耳，戴冕端拱，亦是城隍菩萨一派，初无一点禹气也。数年前又闻大兴土木，仍用南商修兰亭法，以洋灰及红桐油涂抹之，恐更不足观矣，鄙意禹如应有像，终当以尺余者为法，此像虽不曾见，即从尺余一事想象之，意必大有特色在耳。后世文人画家似乎已将禹忘却了，范大夫有时入画，也还是靠他有一段抱闸，其实仍以西子为主，大家对于少伯盖亦始终无甚兴趣也。

禹迹寺前的桥俗名罗汉桥，其理由不能知道。据《宝庆会稽续志》卷四桥梁门下云：

“春波桥在城东南五里，千秋禹禧观前。贺知章诗云，离别家乡岁月多，近来人事半消磨，唯有门前鉴湖水，春风不改旧时波。故取名此桥。”放翁再过沈园题二绝句，其一云，落日城头画角哀，沈园非复旧池台，伤心桥上春波绿，曾见惊鸿照影来。相传桥名即用放翁诗语，今案《续志》可知其不实，志成于宝庆元年，距放翁之歿才十六年，所说自应可信。现在园址早不存，寺已废，桥亦屡改，今所有的圆洞石桥是光绪中新造的，但桥名尚如故，因此放翁诗迹亦遂得以附丽流传下去。我离乡久，有二十年以上不到那里了，去年十二月底偶作小诗数首，其二说及寺与园与桥，其词曰：

“禹迹寺前春草生，沈园遗迹欠分明，偶然拄杖桥头望，流水斜阳大有情。”今年一月中寄示南中友人鲍瓜厂主人，承赐和诗，其二末联云，斜阳流水干卿事，未免人间太有情，鲍瓜厂指点得很不错。这未免是我们的缺点，但是这一点或者也正是禹的遗迹乎。——两年不再写文章，手生荆棘矣，写到这里，觉得文意未尽，但又二十年以上又将成为蛇足，所以就此停住，文章好坏也不管了。

廿八年十月十七日
《知堂两梦抄》，周作人著，作家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）

《英雄格萨尔》(文摘)



片灰茫茫的景象，又不时混沌穿梭，搅乱了原本宁静湛蓝的天空。不经意间倏地降下黑、白、紫、红等各色刺眼的光团，分别散落在岭噶布的四周，又瞬息消失不见了。这些光团所到之处都留下一道道深而厚的黑色印迹，所触到之物都化为黑炭或齏粉。而后更是惊鸿遍野，百兽乱窜，草木枯萎，庄稼无收，六畜疫病……种种不祥的迹象使人们陷入了极度恐慌。

世尊阿弥陀佛转动念珠，知道这是四个黑头投生转世的征兆，他们即将变成四大魔王——北方魔王鲁赞、霍尔国的白帐王、姜国的萨丹王和门国的辛赤王，会毁坏白色善业，危害黎民百姓，雪域之邦的黑发藏民将陷入苦难深渊。他念诵咒语，将一道佛光降在牛尾洲无量光神宫上。白玛陀称祖师见状，立即双手合十，迎向佛光，只见有一金剛杵置于八瓣莲花之中，閃耀着五色光彩。他将世尊阿弥陀佛的教言记在心里，等待那一天的到来。

数年之间，雪域之邦的黑头藏人如同生活在无底的深渊，时时刻刻都有不幸的事情发生，分分秒秒都有愤恨的怨念，使得这里开始刮起了一阵阵邪恶的妖风，这股风带着罪恶，带着魔鬼到来。晴朗的天空变得阴暗，嫩绿的草原变得枯黄，善良的人们也变得十分邪恶，他们不再相亲相爱。霎时间，刀兵四起，硝烟弥漫。

人们纷纷向天祈祷，祈求慈悲的天神拯救受苦受难的众生。

天神对众生的苦难感到怜悯，为他们虔诚的祈祷所感动。为了消灭恶魔，造福众生，天神为众生连续做了三次降伏恶魔的法事，以求得众生安乐。但

是，王室中罪恶深重的奸臣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止降魔法事，因此，降魔法事没有能够完成。

降伏恶魔的良好机缘错过，恶魔更加猖獗起来，从雪域之邦的边地侵入腹地地区。一群群妖魔横行无忌，无恶不作，他们吃人肉、喝人血、吞人骨、扒人皮。因此，雪域之邦这个阳光灿烂、美丽富饶的地方，变成了，一片苦海；安居乐业的众生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涂炭。

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看到雪域之邦的众生遭受深重苦难，心中大为不忍，就向极乐世界的救主阿弥陀佛恳请道：

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，请看看不净轮回的地方！您的慈悲最无偏无向，请您给雪域藏地苦难的众生发一道佛光。

世尊阿弥陀佛稍微转动了一下脖颈，一道金光立即为观世音菩萨指明了方向。阿弥陀佛告诉观世音菩萨：在三十三天神境里，父王梵天威丹噶尔和玉母曼达娜泽有一个王子叫德确昂雅。德确昂雅和天神所生的儿子叫推巴噶瓦，他的前世是白梵天王的第十五个神子博朵噶瓦，将降生在南瞻部洲人世间。他将以天神之子的身份降生人间成为世间的大英雄。只有他能教化众生，使雪域之邦脱离恶道，众生享受太平安乐的生活。请你前去牛尾洲，把我的这些话告诉白玛陀称祖师，他就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
观世音菩萨得到世尊的明训，立即向牛尾洲飘去。

《英雄格萨尔》，降边嘉措著，作家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）

《真水无香》(文摘)

一根幸运の木棍

家乡，这个被沿袭下来的词，让人联想到田园、烟囱、篱笆和狗。这是因为我国曾经是一个农业大国，我们多数人的老家建立在乡村田野上，植物的根有趋水性，中国人的根便朝着想象中的美好家园，热乎乎地伸展。

英语里的 HOMETOWN 指的也是家乡的意思，按字面翻译，却是“家镇”。对于已经在都市生长几代的人，“家城”也许更加贴切？可是我们不愿意。汉语词汇自有它不可替代的传统情愫，有约定俗成的内涵，有字与字之间对应的韵味，甚至于文化积淀的美感。

很小的时候，我总问外婆，为什么我会生长在鼓浪屿这样一个地方？ 只要往外闪一闪，就是台湾，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；往里挪一挪，可能是西藏，不但高原风情神秘，说不定我还会是个藏族歌手，像名扬四海的才旦卓玛；索性更远一些，比如冰岛怎么样？仅是这个地名，就多么叫人向往，冰山、雪橇、壁炉、毛领皮裘和窗上的霜花，南方人梦想象中的北国风光啊。

外婆回答得很明确简练：上帝的旨意。父亲出生在鼓浪屿，毕业于岛上教会的毓德女中。他们的婚礼在岛上的洞天酒楼举行。父亲西装革履白手套，母亲披着洁白婚纱捧着鲜花，从照片看，幸福美满似乎一生一世。哥哥就是在鼓浪屿出生的，我本顺理成章应该投胎这里。

不料父母去龙海土改，我不慎降生在石码镇上一座临时租房里。

忙于革命的父母无奈把我托付给渔妇乳母，被她扔在稻捆上，抹地瓜渣灌米汤草草喂养，羸弱垂危，四个月大就被外婆抱回厦门收容。可是，按西方人的习惯，“生地”一栏，我必须填上“石码”；而在中国，“籍贯”一栏里，我填的却是祖辈的“泉州”。瞧瞧！上帝这么大的权威，只不过稍一错愕，就给我造成终身的麻烦。

结婚以后，我变成陈羹氏，寄人篱下至今。丈夫在岛上出生，儿子也是，鼓浪屿已经把我牢牢系在她的衣角上。她甩我不掉，我离她不行。

所住的是丈夫的祖居，这座红楼多年来失修，外观堂皇优雅，镶嵌玻璃窗门呀雕花栏杆什么的，内部却渗漏灰泥脱落。我们只拥有一又三分之一房间的产权，若要翻修，至少揭去整层屋顶，银子需大大的。

前年春雨连绵，天花板进水多日，终于撑不住了，正午 12 时脱落一块浮砸，砸在我的头顶，裂一大口子，上医院缝了好几针，还理了一个煞然光头。现在，我仍然每日怀着侥幸，冒着危险在泥沙簌簌的书房工作，窗外是上帝的微笑和赐福，绸缪如蜜的阳光和无忧无虑的鸟鸣。

（2005 年，潘世健副市长来家说事，见此情景，让鼓浪屿风貌建筑维护部门来抹了一下屋顶。他们可是此道专家，对于老房子的整修驾轻就熟。于是春雨连绵之时，再不必夜夜盯着渗漏的天花板胡思乱想。鼓浪屿的房子是买不起的，为以防万一，我们搭了福利房的最后一班车，两年前在厦门买了公寓，至今尚未装修。我和我的家庭可能会搬离鼓浪屿？仅是想想而已，就有肉体和心理的双重危机感，好像将被连根拔起似的疼痛难忍。

肉体的居所和精神的家园总是相距甚远，其矛盾日益尖锐和突出。一套豪华公寓和一座半倾泥屋比较，前者满足生活的舒适和需求，后者常常更能慰藉灵魂的渴望。西方有人把“家园”引义为“生态”，便是更加注重了人与居住环境的依赖、共鸣、互相的承诺和深刻的情感交流。

2002 年杭州一个《建筑与文学》的研讨会上，女作家张抗抗在发言时，指着我开玩笑：“舒婷是我们中间第一个完成诗意栖居的作家。”她指的是鼓浪屿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。这几乎不为我们所选择，真真是上帝的旨意。

不可否认，我的家族，我的认知，我的生存方式，我的写作源泉，我的最微小的奉献和不可企及的遗憾，都和这个小小岛屿息息相关。

音乐家们强调鼓浪屿的钢琴密度全国第一，以及闻名海内外的音乐天才，诸如殷承宗、许斐平等，“琴岛”之美誉由此而来。到过鼓浪屿的作家朋友却要说，住在鼓浪屿就应该会写诗。他们说的意思我很明白。人们在形容土地肥沃时，习惯性这般感慨：插一根木棍也能生根发芽啊。

虽然资质平常，我却心甘情愿做鼓浪屿这一支幸运の木棍。

行走的风情

小小的鼓浪屿，面积只有 1.96 平方公里，名气却挺大。它距厦门只有不到 1000 米海面，多年以来是厦门属下的一个行政区，不久前改为风景管委会。

厦门是一个更大的岛，自从 1956 年建了海堤以后，改叫半岛。近几年又陆续建了几座跨海大桥，触须一般四面八方伸展去。坐飞机从空中鸟瞰下来，厦门像巨大的章鱼或绚丽的海葵了。

老诗人蔡其矫写诗，把鼓浪屿比喻成“彩色的楼船”，因为它浮荡在海面之上，似乎随



时要驶向天边。有风无风的日子，它的周围都镶着雪白的蕾丝花边。曾经，我在客居异国引颈远眺时，这样怀念它：

洁净无尘的岛屿
盛在翠玉波纹果盘
发出鲜柠檬香味

大部分人望文生义，以为鼓浪屿的命名是因为岛上春夏秋冬日夜夜波涛如鼓。听起来很美，也有些道理。真正的原因却是“鼓浪屿别墅”前面那一隆中空的礁石，叫鼓浪石。从前的鼓浪石矗在礁滩上，涨潮的时候，浪涛击石，声如响鼓。由于沙岸变迁，鼓浪石退居二线，依然临海迎风，波涛虽在咫尺之间，却不及淹至脚下。据说，狂风大作的夜晚里，将耳朵伏在鼓浪石上，犹有隐约的闷鼓，叩击不甘沉默的梦境。

鼓浪屿历史以来就是个步行岛，法律连自行车都禁止。养着一部消防车，为了不生锈，偶尔晚上出来活动，浇花或冲洗街道，小小孩子们便大喊大叫以为是恐龙。邮递员虽然配给了自行车却不敢用。小街小巷居多，路面忽高忽低，任你把车铃敲得再虚张声势，行人不管不顾，依然悠闲地走在中间。因此邮递员们都负重如牛，总是超时超量工作。

至今我一直不能骑好自行车，尤其向右急转弯的时候。无论我的身体怎样尽量左倾，几乎垂到地面，车把手使劲拧得像麻花，车头坚决不肯就范，最后一定要摔下来。更可笑的是，出岛以后，坐在女朋友的轿车里，见她也是身子紧张地歪扭着，几乎掀掉方向盘，好容易才转过弯去，我在一旁不禁同时斜身咬牙颈椎僵硬，汗都累出来了。

鼓浪屿人多数不会骑自行车。有一种说法是，当他们走路还摇摇晃晃的时候，已经泡在海水里学游泳了。或许有些夸张？可我的儿子在 8 岁时，确实连续游过 1800 米。而他还没学会用筷子时，已经在拉小提琴了。当然，这不等于是说他就是一个优秀的小提琴手，他上大学以后几乎不再碰琴了。鼓浪屿人的游泳、帆船等技能都不错，却好像没有什么世界冠军吧？

再尊贵的客人乘渡轮上岛以后，只得劳动他的两只脚，真正的民主平等啊。出家门碰见个把小国总统，东张西望地遛街，不算什么稀奇事。说到步行，外国朋友总是兴致勃勃精神饱满而且赞不绝口，台湾或香港朋友往往上气不接下气，中途溜号，躲进我家休整他们的痛风症。因此就有了观光电瓶车，呜呜到处爬着，像鼻涕虫，十分煞风景。

旅游本是岛上黄金项目，可惜未能财源滚滚。鼓浪屿顶多留人一顿饭，留不住一夜消费。多年来小岛完全没有夜生活，既无酒吧茶馆更无舞厅夜总会，大部分饭馆下午就掩门熄火。（现在才渐渐有了几家小茶馆、咖啡馆，生意清淡得很。）朋友慕名而来，请我代订住宿。酒店古色古香有之，摩登现代化有之，甚至花园别墅私人小客栈。但是当我帮朋友一起拎着硕大衣箱上下渡轮，鳞鳞拖过高高低低的石板路，朋友呼哧呼哧喷着鼻子，好心情在烈日下比奶汤融解得还快，我便十分自责，这真是何苦来着！

建筑运货，凡是笨重的搬运，全是人力板车。岛上最偏僻的角落里，住着许多外地民工，他们成群结队或吭哧吭哧地之字形蜿蜒而上，或打着呼哧急泻而下。在紧要路口，比方幼儿园附近，就会有做奶奶的自愿站出来，双手插腰，指挥交通。

我们可以雇他们搬家或清除沙土，但没法每天请人代拎菜篮子或提几瓶啤酒，因此家家都有购菜车和行李车。外出旅行出差的岛民往往备了小行李车，自拉着衣箱行囊，吱呀呀，上渡口乘船出岛。岛上该有的都有，农贸、医院、邮政、银行、学校，但最名牌的、最时尚的、最特殊的商品，还需过海到厦门才可以买到。每次我从厦门大包小包购物回来，就得打电话请家人到渡口去接应。赴晚宴之时，考虑再三，最终只好放弃高跟鞋和旗袍类服饰，选择便于行走的平底鞋和休闲服。

耳坠叮当，流苏披肩与长裙飘逸，贴着细高跟鞋跟，站在门口，招一部出租车直奔现场，是我充满虚荣的另一个妄想。

走走走走，鼓浪屿毕竟不到两平方公里，就算绕岛跑一圈，不过两三个钟头而已。岛上一支中学足球队，曾经踢遍全省，无一输球，脚力何等神勇啊！

《真水无香》，舒婷著，作家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）